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一部 二

京都之会 | 神鬼亭外

台湾

孙

晓



京华出版社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英雄志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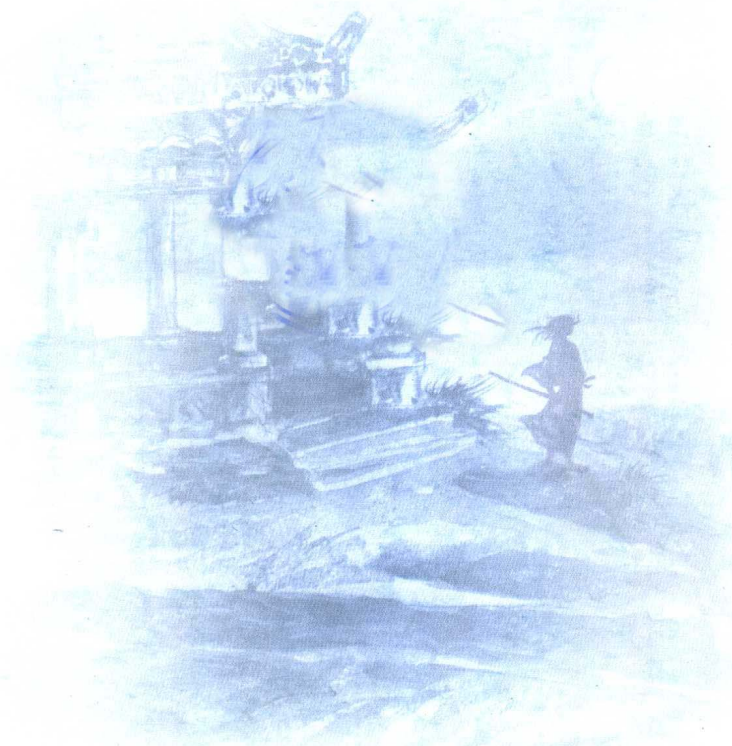
京都之会 神鬼亭外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志 / 孙晓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. 2003
ISBN 7-80600-767-9

I. 英… II. 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0086 号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所有权利保留。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著 者: 孙 晓

出版发行: 京华出版社 (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)
(010)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E-mail: ji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32

出版日期: 2003年5月第一版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00-767-9/I·110

定 价: 54.00元 (全三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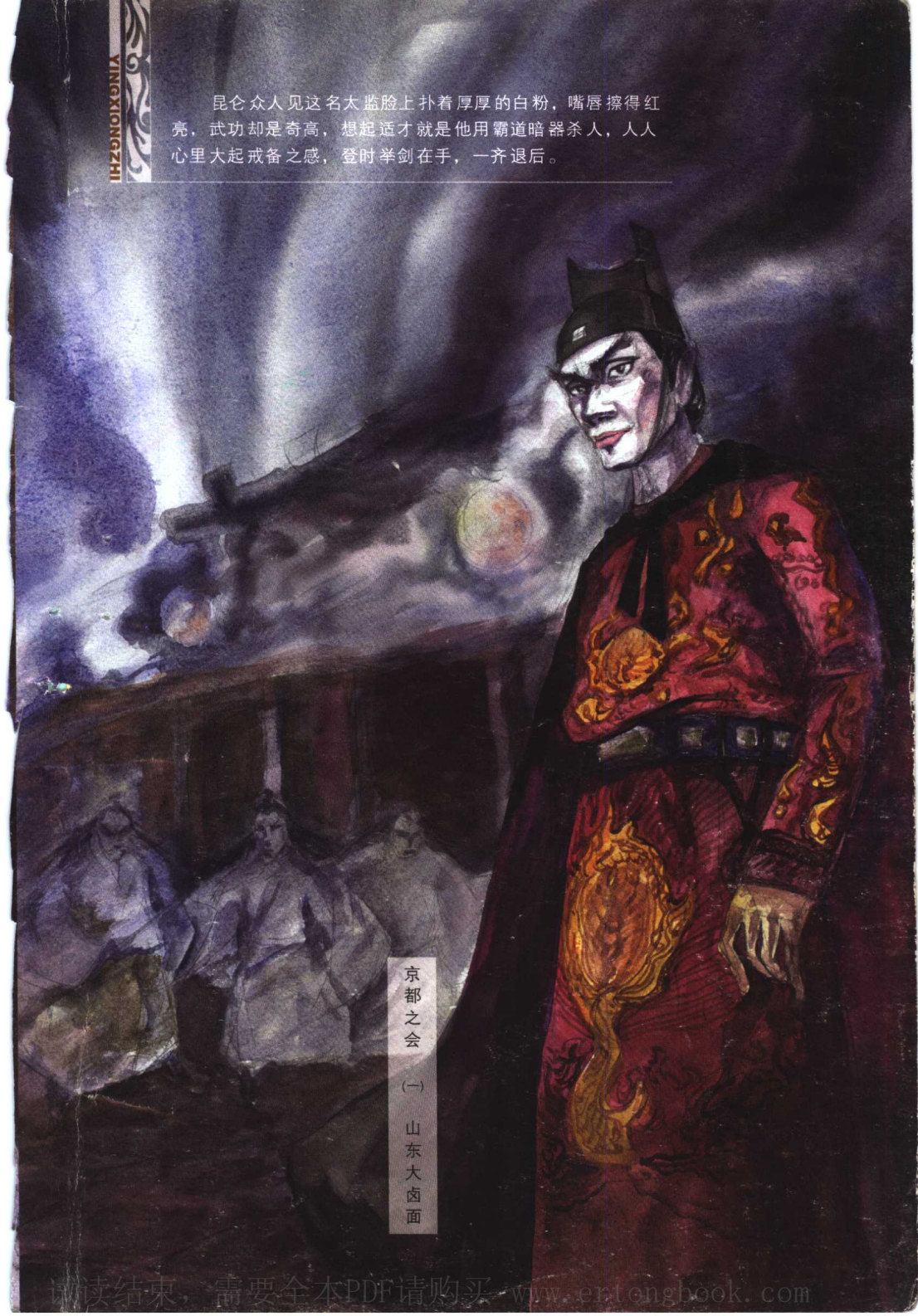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作者简介

孙 晓

现年三十四岁，出生于台北市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公共政策硕士，现于企业界任职，2000年与友人合资创办“讲武堂”，并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《英雄志》，现仍持续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表。

昆仑众人见这名大监脸上扑着厚厚的白粉，嘴唇擦得红亮，武功却是奇高，想起适才就是他用霸道暗器杀人，人人心里大起戒备之感，登时举剑在手，一齐退后。



京都之会

(一)

山东大卤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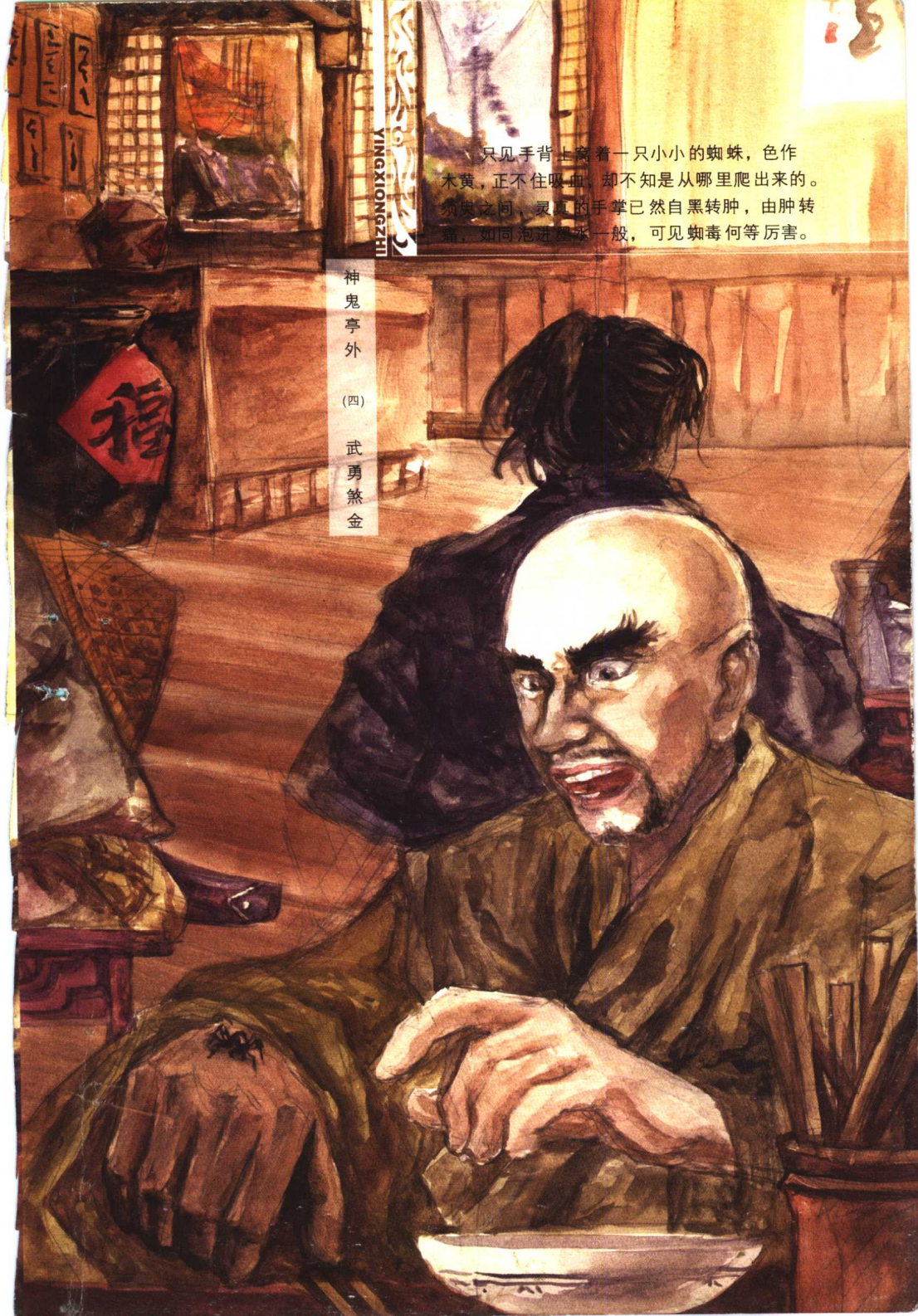


卓凌昭抬头看时，却是杨肃观出招抢攻，这招笼罩卓凌昭身上七处大穴，唤作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，一招带七式，一式藏七剑，一剑落七方，共是三百四十三种变化，端是险恶无比。

京都之会

(四)

风流司郎中



只见手背上窝着一只小小的蜘蛛，色作木黄，正不住吸血，却不知是从哪里爬出来的。须臾之间，灵真的手掌已然自黑转肿，由肿转痛，如同泡进墨汁一般，可见蜘蛛何等厉害。

YINGXIONGZHU

神鬼亭外

(四)

武勇煞金

只见三人跟在安道京后头，他凝目认去，一人生得高头大马，名叫“雷公轰”单国易，一人白净脸皮，唤叫“九尾蛟龙”云三郎，另一人面相不凡，却是锦衣卫教头郝震州。

神鬼亭外

(五)

戊辰岁终



YINGXIONGZH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京都之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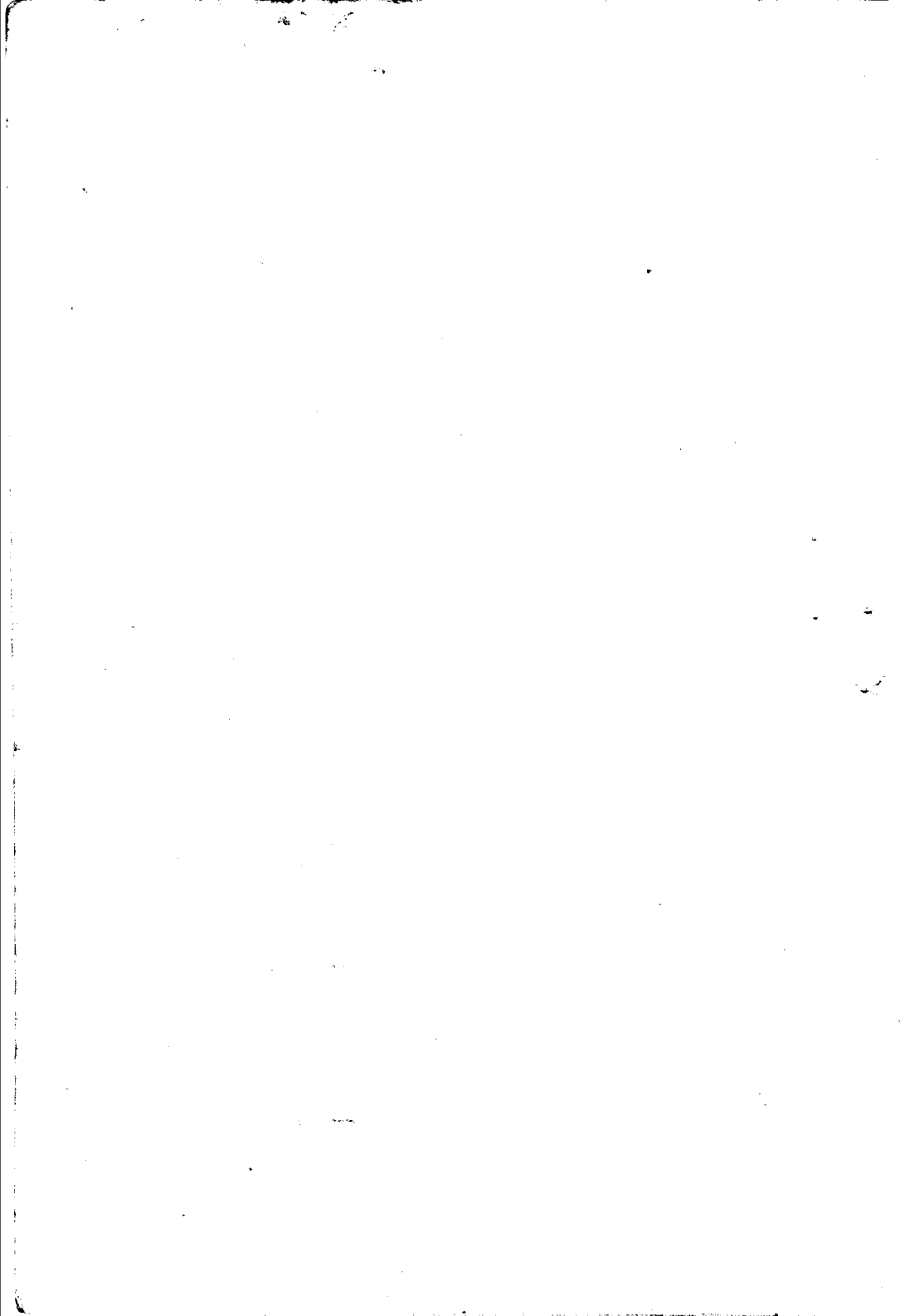
—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



一、山东大卤面

却说伍定远泪流满面，那碗面直是难以下咽，一旁钱凌异冷冷的道：“伍捕头，江湖中人做事利落点，何必婆婆妈妈的。”

伍定远放下筷子，叹道：“那也说的是，这就走吧！”说着说，不禁仰天叹了口气，推开了面碗，跟着缓缓起身。

眼看众人正欲离去，卖面郎便要过来收拾碗筷，他见那碗面兀自汤水满满，竟是一口也没动，忍不住眉头一皱，道：“这位客馆，您的面连一口也没动啊！可是做的不对您的胃？”说着走了上来，凝望着伍定远，神色甚是关心。

伍定远见那卖面郎满面关切的望来，想起自己命在旦夕，心下不由一悲，他性命垂危，钱财留着也是无用，当下便将身上银两都拿了出来，硬是塞在那面贩手里，待想说些什么，喉头却似哽了一般。

钱凌异见伍定远旁生枝节，忙急急走来，隔在两人之间，硬生生将伍定远架开。那卖面郎一脸茫然，呆呆地看着掌心，不知伍定远为何要给他这许多金银。

• 昆仑山一行人拉着伍定远，转身离去，正要走出巷口，猛地人影一晃，暗巷中竟有人拦住去路，这人身法好快，武功似是十分精强，昆仑众人不由都是一惊。

刘凌川与钱凌异对望一眼，一齐拔剑在手，已是大为戒备。刘凌川提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！速速报上名来！”

却见那人衣着寒酸，满面堆笑道：“各位老爷们，这面钱您可给多了，我得找些零钱给您。”众人登时松了口气，这人哪是什么身怀绝艺的高手，却不是那卖面郎是谁？





钱凌异笑骂道：“小子，自来赏银只嫌少，哪会嫌多？这位爷台赏给你，你乖乖拿了就是，在这卖什么乖？”那卖面郎摇头道：“一碗面五个铜板，多了我不能收。”

钱凌异一愣，没料到世上还有这等古怪事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哪来那么多废话，滚！”提起随身的长鞭，便往那人身上抽去，那卖面郎微微一惊，忙侧身闪过，那鞭子抽落在青石路上，清脆做响。

钱凌异见那人居然躲得开自己这一鞭，也是一奇，手腕立时翻转，鞭头绕住那卖面郎的脚踝，使劲一扯，那面贩如何识得厉害？登时扑地倒了。

金凌霜知道王府胡同不是寻常地方，不愿招惹是非，便低声道：“大伙儿快走吧！别多耗时间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纷纷还剑入鞘，钱凌异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京城地方还真是无奇不有，便是个卖面小贩，举止也挺神气。真他奶奶的邪门。”

众人方欲离去，却见那卖面郎爬起身来，竟似无惧疼痛，又挡在昆仑山诸高手面前，说道：“诸位老爷，小人有个怪脾气，生平不收赏钱，请您把银两拿回去。”

屠凌心见这人发疯一样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可不是活得腻了吗？”正待举剑挥杀，钱凌异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难得遇上疯子，三师兄，交给我吧！”霎时又是一鞭打落，这鞭风声劲急，已是用上了七成真力，料来要把那面贩打个头破血流。

长鞭抽下，那面贩两脚不动，上身一侧，竟尔闪了开来，金凌霜见他身法不俗，心下一凛，已看出这面贩身怀武艺。钱凌异却是个莽撞的，哪管这许多，径自冷笑道：“疯狗小子，你爷爷又要摔你一跤啦！”手腕一摆，只见鞭头又往那卖面郎脚上卷去，这次鞭势凌厉，只怕那面贩要跌个头破血流。

鞭头卷来，只见那卖面郎微一举足，便让长鞭从脚下扫过，跟着嘿地一声，旋即一脚往前踏下，霎时已踩住钱凌异的长鞭。钱凌异大吃一惊，连忙运劲回夺，但那长鞭好似给千斤大石压住一般，只拉的他满脸通红，那长鞭却分毫不动。

这下昆仑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方知这卖面男子身负惊人艺业。

金凌霜老练精到，早已看出卖面郎身带武功，只是一时间难





以看出此人的师承来历。他暗暗留神，寻思道：“这人功力深厚，若要过来劫夺东西，倒是不可不虑。”当下沉声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为何要拦阻我昆仑山办事？”

那人摇头道：“诸位爷台，我只是要退了大爷们多赏的银子，得罪莫怪。”说着拿出伍定远适才赏给他的银两，便要奉还。

金陵霜见他仍不肯透露来意，便向莫凌山使个眼色，莫凌山会意，跨步过来，伸手接过银两，微微欠身，道：“银两我们收下。昆仑山初进京城，凡事粗疏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阁下让道。”说着抱拳拱手，礼数颇为周到。

那卖面郎见他有礼，忙让在一旁，陪笑道：“大爷客气了。小人真的只是要奉还银两，岂有他意，还请诸位大爷原宥则个。”

昆仑众人见他退开，只道这人怕了，便从他身旁行过。也是钱凌异好事，他见这人貌不惊人，不过是个小小面贩，却胆敢阻挡昆仑高手走路，说来真是大胆之至。想起适才长鞭还给这小子踩住，更是心中有气，待行至那面贩身边，悄没声的一剑刺下，便要将他当场了帐。

那卖面郎本已转身走回面摊，忽觉背后劲风紧急，竟是有人暗算，百忙中不及细想，忙纵身一跃，跳上了一旁官宅的墙头，身法却是又快又疾。钱凌异见这人居然能闪过这招急狠阴毒的“大漠飞烟”，不禁心下暗惊，但嘴中兀自逞强，喝道：“兀那小子，今天叫你学个乖，以后少在老爷们面前胡闹！”

那卖面郎站在墙头，想起方才的凶险，不由大怒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好不蛮横，我也没怎么招惹你们，却怎地要杀我？若非我警觉的快，岂不已尸横就地？你们如此恶毒，眼中还有王法吗？”说着戟指大骂，竟无视对方手中的森厉长剑，一幅神态俱厉的模样。

钱凌异听他啰哩啰唆，满口道理，忍不住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王法？你老子我便是天理王法！”说着提起长剑，又要过去厮杀，金陵霜眉头一皱，举手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办正事要紧，别再过去招惹事端。”

钱凌异给师兄拦住，自也不能再去生事，当下回骂道：“死小





子！今夜算你好狗运，给你捡回性命啦！”说着走向人群，便要随众人离去。

伍定远虽给人拉着，但眼角一直静观那卖面郎的诸般举措，眼看此人拳脚虽有些生疏，不似名门子弟，但劲道非凡，功力深厚，料来也是名好手，此时不求他相救，更待何时？眼看便要给人拉出胡同，急忙张口大叫：“这位大侠！求你救我一命！”

一旁刘凌川见伍定远呼救，忙点上他的哑穴，但为时已晚，伍定远的呼声已传遍幽静的巷中。

那卖面郎听了伍定远的呼救，不禁一愣，当即跳下墙头，问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拿住这位爷台？”

金凌霜见局面难以善了，不愿与这人多啰唆，他伸手拉过钱凌异，抱拳道：“这位小哥，我师弟向来莽撞，出手不知轻重，多有得罪，请你别在意。”

卖面郎不置可否，只望着伍定远，道：“这位爷台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张口呼救？”

金凌霜淡淡地道：“咱这位朋友身上有病，神智有些不清，一向夹缠糊涂，适才胡乱开口，你切莫当真。”

卖面郎欲信又疑，道：“这位大爷身上有病？小人略明医理，不妨让我替他把把脉。”

金凌霜脸色一沉，他在江湖上极有身份，刚才那番言语已给足面子，谁知这面贩还不知进退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金凌霜不再理他，径自向众人道：“咱们走。不必再理会这人。”

眼看众人便要离开，那卖面郎双手一张，又挡在众人前面，摇头道：“各位大爷何必急着走，这位爷台胃口不佳，吃不下面，看来真是身上有病。小人颇知药石，何不让我略效一二？”听他说话之意，竟是无意让众人离开。

金凌霜眼中杀机一闪，向钱凌异、刘凌川二人一眨眼，低声道：“做了，利落点。”

钱凌异与刘凌川两人一齐出手，一挺无形宝剑，一运巨浪剑法，分从左右向那卖面郎攻来。这二人是江湖一流高手，说来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岂能联手围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面贩？只是这回





他们一路从西凉赶赴京师，奔波劳苦，便是为了拿住这个伍定远，如今身居官府胡同，却给个莫名其妙的疯子拦住，众人深恐多惹事端，便想在三两招之内结束这怪异无聊的家伙。

这钱凌异向来自尊自大，先前他在这面贩手上吃过亏，更是急于挽回颜面，手上招数大见狠毒。

那卖面郎一惊，眼见钱凌异剑形飘忽，直若无影，不知要如何闪避，一旁刘凌川手中长剑又幻出金光点点，霎时手忙脚乱，慌忙间，急忙一大步往后跳开，稳稳飞出两丈远近，昆仑众人皆是一惊：“这人好高明的轻功，怎地江湖上没听过这么一号人物？”

钱刘二人见他身法迅捷，料知追赶不上，便即凝步。钱凌异心下不忿，兀自戟指骂道：“死小子！有种就陪你爷爷过两招，这般躲着做缩头乌龟，又算是什么啦！”众人叫骂一阵，那卖面郎却躲在角落，不敢再来多事了。

一旁莫凌山劝道：“两位师哥，他既然不敢过来，那也不必和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这便走吧！”金陵霜心中烦忧，就怕京城高手如云，另有人过来抢夺要物，忙道：“六师弟说得是，咱们快些走吧。”

钱凌异又咒骂了几句，便随众人走开，忽地背后一股烈风袭体，竟有暗器掷来，钱凌异身形一个回旋，举剑挡格，只觉虎口巨震，手腕酸软，一声当地脆响，却有一物在地下碎成片片。昆仑众人吃了一惊，霎时一齐拔剑在手，只见地下碎了个面碗，不是那卖面郎掷来的，却又是谁？

屠凌心见小小一个面贩三番两次滋扰，实在太也狂妄，当下按耐不住，暴喝道：“全给我退开了！”狂吼一声，全身功力发动，运起“剑盘”绝招，大踏步地冲向卖面郎，预备给他个痛快。

屠凌心位居昆仑第三把交椅，生性阴鹜险刻，向来不出风头，此刻见几个师弟给一名面贩整治的束手无策，实在恼怒至极，便要亲自出手，杀却这不知好歹的小子。

伍定远此时虽口不能言语，但知屠凌心武功高明，足可与少林寺灵音大师较量，绝非钱凌异、刘凌川之流可比，这一出手只怕那卖面郎立时要命丧剑下，一时情急，举头便往屠凌心身上撞





去，屠凌心伸手揪住伍定远衣襟，轻轻一推，伍定远便往墙上跌去，屠凌心冷笑道：“你这小子自身难保，也来多管闲事！”

说话间，忽见那卖面郎袍袖一拂，袖劲到处，竟将地下大大小小的残瓷碎碗卷起，霎时势道猛烈，直向昆仑众人飞去。

此时屠凌心首当其冲，他见情势危急，这些碎片附着浑厚内力，倘若正中要害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当下拔剑出招，手腕轻抖，剑刃立时幻出一圈寒光，剑锋到处，迎面疾至的众多碎片多遭震碎，但有些碗屑太过细小，屠凌心实在难以挡避，脸上被划出十来条伤口，鲜血淋漓，流上了眼皮。

屠凌心身旁的多名低辈弟子见师伯身上流血，还不知发生什么变故，惊愕之间，大批破碗碎渣已飞至眼前，众人慌忙躲避，纷纷大叫：“妈呀！”“贼子放暗器啦！”呼喊中杂着呼爹叫娘的惨叫声，竟有不少人当场挂彩。

钱凌异、金陵霜等高手见情势不妙，尽皆往后纵跃，或拂袖挥舞、或举剑狂劈，这才挡下天外飞来的碎屑。众好手江湖阅历丰富，还是给那卖面郎攻了个出其不意，虽然无人身受重伤，仍不免狼狈。屠凌心狂怒攻心，不及抹去眼皮上的鲜血，闭着眼便狂挥乱刺，当此危境，剑招丝毫不乱，只见他雷霆一剑刺向前方，出招无声无息，剑势却极其猛烈，正是成名已久的“剑蛊”绝技，料来那卖面郎定然要糟。

“剑蛊”刺来，便是江湖一流高手也要避其锋芒，屠凌心待要大开杀戒，哪知竟刺了个空，他急忙抹去眼皮上的鲜血，睁目一看，那面贩却已消失无踪了。

屠凌心正要破口大骂，忽听钱凌异大喊：“他妈的，姓伍的小子怎地不见啦！”

众人定睛察看，猛觉全身凉了半截，空巷中秋风飒飒，落叶纷飞，除了个面摊子与自己几个师兄弟外，却哪来伍定远的影子？众人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看来伍定远定是被那卖面汉子劫走了。众人大老远的从西凉赶到中原，岂料又要徒劳无功，想起掌门人门规严酷，此番失手定有重罚，众高手一齐脸上变色。

金陵霜身为二师兄，乃是昆仑山的第二把交椅，当此要命关





头不能慌乱，他定了定神，沉声道：“大家莫慌！这两人必然还在左近，三师弟、四师弟，你两人看住巷口，别让闲杂人等进来，其他人随我来。”

昆仑山众人在巷中细细搜寻，有的翻上官宅墙头，有的伏地张望，一时四处搜寻，乱成一片，却始终瞧不见那两人的身影。

刘凌川道：“二师兄，这附近大宅均是高官府邸，咱们这样拦路搜查，时候久了恐会出事。”金陵霜摇头道：“这姓伍的人非同小可，就算官差来了，我们也只有硬干了。”

刘凌川正待说话，忽听脚步声杂沓，竟有数十人走入了巷中，跟着远远传来钱凌异的喝问，似有什么人进到巷里。金陵霜脸色微变，此地无数朝廷要员聚居，就怕钱凌异一个对答不慎，便有事端生出，忙提剑往巷口奔去，要把局面看个明白。

金陵霜奔到巷口，只见八名汉子扛着一顶大轿，正缓缓地向前行来。金陵霜凝目看去，这八名轿夫身形端凝，显是身有武艺，轿旁另跟随十来人，个个都做厂卫服饰打扮，这些人高矮不一，有的秃头高壮，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有的面带病容，形若猿猴，形貌无一不是大异常人。

金陵霜见来人身具异相，心下暗暗惊骇，寻思道：“哪里钻出这许多的高手？可别是冲着我们来的。”此时伍定远下落不明，却又遇上了无数好手，吉凶之际，颇为难测。

金陵霜正自心惊，却听巷口钱凌异已然提声怒喝，却是要那群人停步下来，哪知那些人全似聋了傻了，既不止步，也不答腔，只管抬着轿子行走。

一名弟子越看越怒，当场喝道：“你们这些家伙好生无礼，没听见我四师伯和你们说话吗？快快给我停下了！”说着拦在路中，不让那群人过去。那十余人却恍若不知，仍是直直地向前走去。那弟子拔出长剑，怒道：“都给我站住！”

语音未毕，忽听得“剥”的一声轻响，那弟子的身体不知怎地忽尔裂成两半，分向左右倒下，脑髓内脏，溅洒了一地。那群人抬了轿子，便从那弟子尸身上跨过，恍若不觉。

昆仑门人莫不大为骇然，不知这些人是何来历，杀人手法居

